

【 一個飯盒 】

「你又來了！」

中午，我站在學校大門口當交通導護，幫助一年級的小朋友放學。

新勇的母親，悄手悄腳提著一個便當在校門口。被我一喊，她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。

「老師啊！……」

「哎呀！我不是跟妳講了嗎？學校不喜歡家長替孩子送便當。

如果每個媽媽都像妳這樣，學校大門就擠滿了人，那樣，我們怎麼放學呢？」

「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」

「哼！知道了還送，簡直是明知故犯。」

「妳不會讓他自己帶便當嗎！」

「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」

這些話，不曉得說了幾次。每次一到中午，送便當的家長和放學的一年級小朋友常常相撞在一起，造成相當的困擾。

新勇是一位沈默寡言，乖巧內向的孩子。有次上課，他竟然打瞌睡，我很訝異，把他叫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他一臉迷惘站起來，不回答。

第二天上課，也是這樣，我實在受不了，狠狠地把他叫過來。

「你到底怎麼了？」我已經氣得半死，口氣已經控制不住。

突然，他垂頭淌下淚水。我暗自一驚。

「說呀！到底為什麼上課要打瞌睡呢？」

「我媽媽住院了！昨天一直在醫院陪她。」

我一聽愣住了，頓時，心中的怒氣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無限慚愧。

「她為什麼住院呢？」

「是肺癌！」

我一聽，心都涼到腳底。

心中想到身體羸弱的新勇。

如果，不幸那天來臨，他將如何繼續往後漫長的歲月呢？想到這兒，不禁鼻酸。吃飯時，妻子在餵兒子吃飯，我不禁想起，以前新勇的母親偷偷摸摸替他送便當。

第二天下班後，我騎著機車到醫院探望他母親。

幾個禮拜沒見，新勇的母親瘦得不成人形，蒼白的臉，光禿的頭，簡直不敢相信就是她。她看到我，顯得很驚訝，努力想站起來，但是，一咳嗽，整個人歪了一邊。

「不要站起來！不要站起來！」

「老師！謝……謝謝你！」她吃力喊著，眼眶消出淚水。

在醫院的走廊，新勇的父親對我說：

「只剩下兩個月了！嗚！我...真的不知要怎麼辦？」他老淚縱橫。

回到學校，報告校長。

「他爸爸已經六十多歲了，現在母親又將離開人間，是不是我們可以發動全校募款。

不管多少，都可以幫助他。」校長爽快答應。

經過幾天募款活動，我們總算募到五萬二千一百二十元。

把錢送到醫院時，新勇的母親已經陷入昏迷中。

「我們準備今天送他回家！」

新勇的父親，臉形憔悴得發白。我一聽，心頭抽搐一陣。

「老師！能不能幫個忙？」

「請說！我能夠做到的，我一定答應。」

「他前幾天，一直拉著新勇的手，喊著：媽媽不能再替你送便當了！

我想，請老師再讓他送最後一次便當，只有送便當時，他才真正感受到一位為人母親的榮耀。」

聽到這兒，我百感交集地點點頭。

中午，一輛救護車呼拉拉開到學校大門口。

新勇的父親和一名醫護人員，推著擔架上的人。

我淚水盈眶，站在旁邊，伴當交通導護老師。

「到了！到了！」

新勇的父親買了一個便當，躺在擔架上的新勇的母親，伸出瘦細蒼白的手，提著便當，在旁邊人員推送下，慢慢靠近大門口的鐵門。

在鐵門的另一邊，新勇則伸出右手，接過母親的便當。

「媽！」新勇嚎啕大哭。

這時，我清楚見到她母親瘦削的臉頰，抽搐了一下，彷彿想說話，但是，又說不出來。

「媽！我不要！我不要妳走！」新勇呼天搶地叫著。

我的淚水，再也控制不住，嘩嘩而落。我暗恨自己，以前是多麼殘忍！

隔天，新勇的母親就去世了。

新勇的母親出殯後。一天，新勇的父親來到我辦公室，遞給我一包牛皮紙。

「老師！這是你和學生們幫助我的錢，我認為還有更多的學生，需要這筆錢所以，還給你們。謝謝你熱心幫忙。」

說完，錢一放，就掉頭離去。這筆錢彷彿生熱似，直燙著我心坎。

我天天找新勇聊天話家常。深怕他經不起喪母的打擊。

「老師！你放心！我很好！你不要一直替我擔心！」

新勇對我說：「我很早就知道，我母親就要死了，我也不是不想聽你話，叫媽媽不要送便當。因為，一天當中，只有中午，我才能吃到我媽媽煮的飯。」

我心頭一凜，「為什麼呢？」

「她很虛弱，家裡都是爸爸在煮飯。只有中午爸爸不在，她才能偷偷背著爸爸煮飯。是她堅持要送便當的。」
說完，新勇淌出淚水。

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。
格林多人前書 13:7